

人间烟火暖

徐雅娟

那天看到朋友发的一篇乡村游记，配图中的农家厨房热闹红火，瞬间勾起我对柴灶的美好回忆。

小时候在外婆家，我最爱的活儿就是烧火。坐个矮凳，背靠泥墙，面朝炉口，灶台弯弯，有种被抱在怀里的安逸。

柴有很多种，最省力的是树干劈成的柴架，一旦烧着，架好就不用多管，火力又稳又足。稻草很容易引燃，却颇有点虚张声势之嫌，需要不停添进柴火才能维持火势。饭快熟了还稍欠一把火的时候最适合烧稻草，外婆总会朗声吩咐：再加更哦！添了这一更火，饭就焖得恰到好处了。烧松针会有松脂香味不断飘出，燃至将尽未尽时，闪着金灿灿的光芒，好看极了。

我最喜欢的柴火是豆秆，容易点燃又不像稻草易灭，烧起来噼里啪啦响，像放鞭炮一样喜庆。间或还会蹦出一两颗漏网的豆子，热乎乎、香喷喷的，实在开心！柴火暗红的灰烬往

灰膛里掉，还带着足够的余温，煨玉米棒子是再适宜不过了。熟透时，玉米壳儿焦黑，玉米粒儿焦黄，咬一口，腾起一股满齿留香的热气。长大后，难得吃到那么好吃的烤玉米棒了。

柴灶旁边，摆着个大肚子，用火钳夹着烧得红彤彤的木炭，扔进坛里，立马盖上，等下次再掀开看时已是油黑发亮的了。柴灶肚里往往盘着铜做的汤肠，烧一顿饭菜的工夫能煮不少热水。水一会儿接一会儿地沸腾，嘟嘟响着。火的暖，水的暖，暖得人像掉进蜜罐似的。

外公一向细心和能干，他烧火时，炉前的地上必定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外婆则一定是掉落着许多柴碎片、木屑的。我呢？随了外婆的粗手大脚，常常不小心将炉火带出来，引燃了地上的碎叶稻秆。外公常常会笑我粗心大意、不修边幅，就像他常佯怒地给外婆扣上大襟衣服领口那个扣子一样。

粥捞饭，想必很多人记忆犹新。那是百姓们在粮食匮乏的年代

的一种权宜之计，饭是给从事繁重劳动的劳力吃的，在家的妇幼老小只好吃没有多少米粒的稀粥。记忆中，我也烧过粥捞饭，大锅里是映得出人脸的汤汤水水。但外公从来不会独自吃香软的大米饭，他像护雏的雄鹰，和家里所有人同甘共苦。

所以，外公家几乎年年缺粮，但同时我对挨饿又几乎全无记忆。柴灶的大锅里烧过番薯丝粥、嫩玉米汤、蜀黍糊、菜叶饭汤，虽难登大雅之堂，但烧得满满一大锅，填饱肚子不成问题。大锅旁的小锅，则由外公发挥厨艺，各种时蔬小菜，偶尔的粉干、索面加土鸡蛋，都被外公烧出别样好滋味。在童年的我看来，外公的形象近乎完美，始终是我心目中的典范。

一眼灶，一把火，外公把八个子女养大，一个个都培养到初中以上文化。细想，一家人，有柴有火，有饭有菜，有亲有爱，有生活期盼，这辈子还奢求些什么呢？

听雨

吕玲飞

半夜醒来，听雨声。淅淅沥沥，叮叮咚咚，万籁俱寂的深夜，下着一场缠绵的暮春时节的雨。

春，走到了尽头，匆匆地盼来了五月。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。病毒犹如一朵恶之花，在中国乃至世界，无差别攻击人类，口罩成了所有人的标配。我们被病毒胁迫，按下了工作和学习的暂停键。四月，在政府部门的协助下，在安全的前提下，各企业开足马力复工复产。

渐渐地，城市里的公路，重新热闹起来。晚饭后，在乡村的田野上，又出现了三五成群散步的乡人。师生度过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寒假，终于在春天的尾声中陆续复学。

深夜的雨，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，越下越大。雨水，仿佛一种天然的清洁剂，净化大地。

校门口，孩子们拿着防疫包，佩戴口罩，量好体温，有序地走进校门。校长和值周老师正忙碌地迎接他们。

操场上，野草霸占了跑道，抬眼望去，一片青草色弥漫开来。周边的梧桐树，撑开了茂盛碧绿的巴掌叶，为夏日的炎热做好了充分准备。鸟儿在密密麻麻的叶子间捉迷藏，唱着婉转动听的歌，是在欢迎孩子们重回校园吧？

教室已早早做好消毒工作，窗户大开，通风，课桌则尽可能拉开距离。学生见到老师，大老远就隔着口罩喊出瓮声瓮气的老师好。老师戴着口罩上课，一堂课讲完，口干舌燥，心跳加速，赶紧跑回办公室，摘下口罩透口气，再喝杯水润润嗓。

中午，用餐地点由食堂变成了教室。食堂阿姨用扁担担来了饭菜，哼

哧哼哧着扛上三楼、四楼的教室。班主任把饭菜分到每个餐盘，一张课桌一份。学生们摘下口罩，安静地用餐。饭后，一个个又重新戴上口罩，等待老师测量体温、登记。为安全考虑，口罩的闷气只好默默地忍受了。

真好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看到孩子们纯真的面容，我愉悦起来，在办公室和同事吐槽着个别学生的作业答案：《匆匆》的作者是马克·吐温，实在是别具一格；课间，去操场散步，遇见保安大叔，满脸戏谑地问我是否好事将近？我哭笑不得，只不过是养膘太过安心，长了游泳圈。同时，我又暗暗庆幸，还是上班比较充实啊！

听着雨声，我静静回味着今日上班的种种趣事细节，想着明天又将起早工作，渐渐入了梦乡。

孟夏黄昏

□宋扬

立夏的前几天，气温飙升，让人有入伏之感。立夏后，一场雨急急而来。雨一下，溽热顿去。公园的傍晚，呈现出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。

湖边，那几棵棕榈树如健硕的主妇，下方的树叶已成干枯的围裙，头顶却戴绿色王冠；海棠早谢了花红，叶便愈发深碧了；梧桐叶脆生生的，绿得清新，绿得透明，薄薄地透映着天光，两棵在春天挂果的桃树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——一棵的桃儿已从树叶丛探出头来，不羞不涩；另一棵却蜷缩着叶片，果儿瘪了。

三株银桦修直挺拔。要是没有树枝的遮掩，无一例外地，它们都会暴露秃子一样的树梢。不知是人为裁剪的结果，还是它们顺天而生的自然选择。树干把所有养分全输送给了枝杈们。从地面往上看，银桦几米以内绝无旁枝，与茅盾先生礼赞过白桦一样，银桦不庇佑任何一根试图在低矮的避风处苟活的树枝。也许，在银桦看来，每一根枝，每一片

叶，都应是刚猛的勇士。地面，银桦落叶满地，每一片都露着铮铮剑锋。银桦在孟夏陨落，不是乌江折戟，不是麦城败走，是智者韬光，是将军逊位。它们懂得新老更替的真谛，所以让位新叶。这些新叶，将在盛夏烈日下，在凛冽秋风里，在刀剑冬霜中，延续银桦军团之世代荣光。

从一个季节到另外一个季节，季节的更迭并不泾渭分明。时光漫长，这个孟夏的黄昏，我看见秋的影子。

石榴花开了，一朵接着一朵，除了红色，还有些我闻所未闻的品种。龙牙花，是从南美洲引进的物种。龙牙花一串串暗红的小花密密排着，牙齿一般；一芽刚竹，在远离竹丛五六米远的地方拱出来。刚竹依水而生，为了这次迁徙，它的根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，才向干土迈出了史诗级的第一步？风车草，根根分明如竹，擎着伞叶，亭亭如盖。它们来自非洲，不但于眼前的小公园活了下来，还越发枝繁叶茂起来。

五湖四海，世界何其大，又如此小。世间万物的渗透共生，都在不经意间悄悄进行着。

公园的小径上，两三户人家在散步聊天。一人说，孩子成家后，不愿和自己一起住了。她的朋友劝慰她，也像是自我安慰：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，完全可以理解嘛，我们老年人管好自己的生活和娱乐就行了。两个毛头孩子在石桥上跳街舞，跳一段就兴冲冲跑去取三脚架上的手机，大约在录制小视频。两位六十来岁的婆婆坐在湖边的石凳上，你一言我一语。她们面前架着的家伙什已经说明了一切——她们正在直播。我靠过去，好奇一问，她们立马把手机转过来对准我，她们蹩脚的普通话也就通过网络传递到了手机另一端。

大家看嘛，有个帅哥路过这里，对我们两个老太婆非常好奇。

夕阳从云翳里钻出来，挂在树梢。原来，夕阳如我，留恋青春，也留恋这个孟夏的黄昏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寒山拜茶

章锦水

卢仝在大唐，我在大寒山。走笔寄新茶，感谢的是孟谏议的情。彼时的韩愈、贾岛、孟简，正仆在桃花泉里，浮花煮饮。我则隐身于松林之荫，与鸟，与云，与水一起倾听那首山风吟咏的《七碗茶》诗，只觉枯肠泉涌，似有文字五千卷。清风习习，生于两腋之下。

都是虔诚的茶客，我们同饮一天的水。弹指千年，寒山的体验很难说清是否穿越。心中有诗，我原是我们的同路人？此时的广望、夏霖、加鸿、星光、新安等诸君，可能披有一件时光耐磨的外衣，幻想中存在，存在中虚无。一杯绿毫或是红茶在手，还真难以检测他们与他们身份的真实。

都说：山上一日，地上一年的。此番上山，我算不算俗世中求仙？二十年寂远的山居，双峰父子应已是大寒山上的仙子。拾柴云下，取水林中，瓦釜汤沸，朴陋的茶寮，是唐宋极简主义的雅致？

想着茶圣陆羽来过，酒仙李白来过，今日我们也来了。掘地一尺，即见寒山寺香火繁盛的遗址，抬头三尺，亦可见这些文化上的神灵。文明的薪火始终在一粒粒芽苞上点绿、跳跃。我愿终年翻山越岭，劳顿筋骨，在一畦畦绿色嘉木间，细嗅芬芳，跪拜此浮生中，终得的清茗与闲逸。

登大寒山尖

陈星光

只有自己一步一步向上攀登
才能抵达大寒山尖
高出大山一米七
世界豁然一新

这满目无忧的清澈和绿啊
我试着用手指向
山间的村落
和远处的城市

在山眼里众生平等
它的伟岸、浩瀚、高远
除了山中生灵
只对从滚滚红尘欲望的浓烟中
醒来的人显现

身在大山怀中
与苟且的尘世
是不一样的
我也仿佛是一个
重新诞生的诗人

汗水和涧水
把我的身心和脸
一次次洗过
连绵大山仿若一本
摊开的《圣经》